

以较为灵活,运行的总成本也会较低,而且它的资金量本身就小,也只有贷给中小企业才行,且能与中小企业一同成长。

那么近年来在我们的经济中为什么没有地方性的非国有中小银行来给非国有中小企业贷款呢?原来在于,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没有采取鼓励非国有银行业发展的政策。一些自发发展起来的地方性“钱庄”,一直属于非法的、应被取缔的范围,合法经营的便只剩下了一些地方政府所有的信用社,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随着这些年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非国有银行的需求越来越大,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非国有企业收购、入股(控股)信用社的作法,成为非国有银行的主体。但是,在最近两年国家整顿基层小金融机构的过程中,许多城市信用社被规定并入由政府控制和管理的城市合作银行,使这些信用社的官僚化色彩重了,而原来的“非国有”、“中小型”的特色大大削弱,给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相应也就减少(有的调查表明,城市信用社的贷款对象,60%也已经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且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也使中小企业贷款更加困难,使原本已存在的一些融资渠道不复存在。

国家对中小金融机构进行整顿的原因,自然是前些年这些中小机构出了许多问题,不少信用社也是坏债一大堆,不整顿不行。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多数“合法的”中小金融机构,实际上也多数为政府所控制,所有制结构也是以公有为主,只不过是控制在地方政府(甚至乡镇)手中。因为,不是中央政府控制,没有国家信用作保障,一旦出了点问题,存款人就会“挤提”,而且往往一家出了问题,其他信用社的存款人受了惊吓,也会去提出存款,转入有国家信用作保的国家银行,这就使非国有银行的存款减少,能给中小企业的贷款自然也就进一步减少。于是,有人就根据这一点说,中小非国有银行发展不起来,人们把存款转入国家大银行,是“市场的选择”,并不是政府不发展他们。这其实是一种把结果当原因的论点。第一,积极地发展,本身包含着要积极地管理、规范,防范风险,而不是放任自流。我们过去对待非国有银行的态度,基本是不积极发展,

一旦出点问题就下令关掉、并掉,至于帮助它们规范化或帮助他们“正规化发展”则做得很少,很不够,非国有银行的问题自然会较多(但我怀疑是不是就比国有银行更多,只不过,它们的问题没法用国家权力去掩盖罢了)。第二,发展非国有中小银行,本身也要求对中小银行的存款人提供与国家银行同等的社会担保,这已是各国的通例,是这些银行能够在市场上与国有银行平等竞争的前提条件。如不提供这个条件,市场竞争就不公平,人们的“市场选择”,自然也就是扭曲的。总之,现在非国有中小银行的问题与困难,恰恰是过去不积极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不应积极发展的理由。

不发展、不积极发展非国有银行,也就必然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继续被大大扭曲。只生产30%产值的国有企业却占用70%以上的信贷,而生产70%以上产值的非国有企业欲求得贷款却一直极为困难。国有企业由于效率低下,必然是借了就坏、坏了再借,企业自身坏债累累,最终也必然拖垮了银行,搞坏了整个信用关系(助长了“赖债文化”),最终也必导致信贷萎缩。当国有企业与国家银行之间发生信贷萎缩并且导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由于不存在一批为非国有部门服务的非国有银行,非国有经济也就难以再发展,难以再进一步起到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非国有企业往往由于没有银行的支持,只好自行“率先”停业、破产、倒闭。但这不属于正常市场竞争下的停业、破产、倒闭,这是不公平竞争下不应有的悲剧;而国家对亏损的、难以为继的国有企业倒难以做“停、破、倒”这样的处置。

所以我想,近年来的事实,似乎是对我们敲响了一阵紧似一阵的警钟,要求我们正视发展非国有中小银行的问题。面对着既存的庞大的国有银行体制这一既成现实,来谈论发展非国有中小银行似乎有些妄想也似乎是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是,任何东西都是从弱小发展而来的。我国的非国有经济20年前刚开始发展时,谁能想到今天它已成了支撑中国经济大半边天的巨大的支柱呢?因此,从动态的眼光看问题,任何时候开始发展非国有银行都不算晚。

(责任编辑 蔡德诚)

科技动态

剪羊毛不用剪切机

据英《新科学家》1999年8月28日报道:澳大利亚悉尼生物羊毛收割公司发明了一种化学脱毛技术,有可能使生产羊毛剪切机的厂家“失业”。这种化学脱毛技术已获得国际专利机构的专利权,专利号为W099/9813-4。

新的化学脱毛技术是使用一种称为表皮生长因子的化学制品。这种表皮生长因子在羊身上使用后,就使绵羊开始脱毛,3周内就可以使羊毛脱光。

但如果羊毛在野外脱落,就无法收获。为此科研人员想了一个办法。他们设计了一种网状外套穿在绵羊身上。外套包括颈部、腿部和躯体等部分,各部分被系绳连接在一起。绵羊穿上这种外套,在使用化学脱毛剂后3星期,所有脱落的羊毛就全部落在外套内,取下外套就能收获到全部羊毛。

(刘先曙)